

§ 失衡的春天(2)/公民大會

505BC 的春天來得早。海風從塔蘭托灣吹進城牆之內，帶著鹹味與濕氣。克羅頓的公民廣場已聚滿人群。石階上、神廟柱影下、噴泉邊緣，全是議論與等待的臉。

五年前擊敗 Sybaris 的榮耀還在城中回盪，但土地分配、公職任命、戰功獎賞——這些實際利益，已悄悄成為城邦新的裂痕。

今天的議題很單純：

是否將戰後土地與部分公職的分配，提交公民公開審議。

單純的問題，卻像一塊掀動巨石的槓桿。

米羅身披深色披風，站在日光之下。他神色沉穩，語氣不高不低：

「克羅頓的諸位公民，」他說，「城邦之所以強盛，在於節制與和諧。戰後分配，已由最有德性與判斷力之人審議完成。反覆爭論，只會動搖根基。」

他沒有提高聲音，沒有情緒。

這種平靜，反而像一道看不見的牆。

人群裡傳出低低的嘆息與不滿。

石階左側，一名老貴族緩緩站起。他來自城中世襲家族，父輩曾守城作戰，家族名號在克羅頓有分量。他的目光掃過米羅。

「何時起，」他開口，聲音帶著壓抑的怒意，「城邦的決策，需要在祕密會議中完成？我們的祖先在此立城時，沒有蒙面誓言，也沒有不可言說的規條。」

場面一瞬安靜。

沒有人說出那個名字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指誰。

在廣場邊緣的柱廊陰影裡，畢達哥拉斯靜靜站著。他沒有走到中央。只是看著。

米羅微微欠身：「我們從未奪走公民權利。只是將複雜之事，交給受過訓練之人。德性需要培養，不是群眾一時情緒可以決定。」

話音未落，人群裡已出現躁動。

這時，一個年輕的聲音響起。

「若分配正當，為何不能公開？」

人群轉頭。那是名約二十出頭的青年商人之子，並非貴族，卻在戰後捐輸糧食，頗有名聲。他走到中央，面色微紅，卻目光堅定。

「若統治正義，為何不讓公民知道？」

這一句話像火星落在乾草上。

廣場四周開始響起附和聲。

「公開審議！我們也是城邦的一部分！」

老貴族側身，沒有阻止這股聲浪。他知道——這股力量可以被利用。

米羅仍舊平靜：「德性不是投票選出來的。」

這句話落地時，空氣彷彿凝結。

青年臉色一白。

「那麼，」他幾乎是顫聲回應，「城邦屬於誰？屬於誓言中的少數人，還是屬於所有公民？」

群眾開始鼓譟，有人拍打石階，有人高聲議論。海風忽然加強，披風在風中翻動。

老貴族終於踏前一步。

「既然如此，」他冷冷地說，「若城邦的根基已由祕密規條支撐，那麼我們也應成立會議，守護祖制與公開傳統。」

這一句話才是真正的轉折。

平行權力的種子，在此刻落地。

米羅的眼神終於出現一絲銳利：「分裂，只會削弱克羅頓。」

老貴族回望他。

「壟斷，才會。」

人群分成數塊，支持公開者圍向青年，支持米羅者靠近披風之人。還有許多人站在中間，沉默而困惑。

日光移動，神廟的影子拉長。

米羅最後說：「今日若以情緒決策，明日便以情緒推翻。克羅頓不是一場競技。」

青年立即反擊：「但也不是一場祕密儀式！」

群眾爆出笑聲與掌聲。

這笑聲不是歡樂，是挑釁。

在柱廊陰影裡，畢達哥拉斯終於轉身離開。他沒有制止，也沒有辯駁。身旁一名學團弟子低聲問：

「老師，是否該出面平息？」

他停下腳步，望向遠方海面。

「當城邦開始談論權力，而不談德性，數字便會失衡。」

弟子不解。

他繼續走。

廣場上沒有達成結論。

議事以混亂收場。

但真正的決定已在無聲中完成——

老貴族與青年在散場後低聲交談，幾名商人表示願意資助公開會議，幾名被拒絕加入學團的年輕權貴眼中閃著複雜的光。

畢氏學派成員彼此對視，沉默而警惕。

這一天，沒有流血，沒有暴力，沒有叛亂。

只有一句句話，劃出看不見的界線。

夜幕降臨時，城中酒館裡的議論比白日更熱烈。

有人說畢氏掌權太久，有人說民主會帶來混亂；有人說需要改革。有人說這是背叛。

火還未燃起。但木柴已經堆好。

505BC 的春天，在表面平靜中結束。

而克羅頓，從這一日開始，走向一條緩慢卻無法回頭的道路。